



## 母亲的霉豆腐

□胡英

“妹子妹，跳上柜，屙泡屎长绿霉……”记忆里，母亲每每在讲这个谜语的时候，手里必然是拿着小豆腐块往铺满稻草的纸箱里放。年幼的我，蹲在纸箱旁，满心疑惑地望着那些横成行、竖成列的小豆腐块，怎么也想不明白，母亲口中“妹子”屙的屎，怎么会和这些雪白的豆腐扯上关系。

在那个买布要布票、买米要粮票的年代，只有临近年关才舍得做霉豆腐，豆腐还得提前几天向豆腐社预定。只要是说做霉豆腐，师傅便将豆腐做的比平时老些。别小瞧这小小的豆腐，讲究挺多的，炒、煎、炸，不同做法对豆腐老嫩要求各异，而做霉豆腐，就得选择紧实又嫩滑的。这泡黄豆、磨豆汁、挤豆浆程序都一样，可最关键的是点石膏环节，对豆腐社的师傅们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做霉豆腐的原材料，自然是多放点石膏。

天刚蒙蒙亮，河街的豆腐社门口已经非常热闹了。三三两两的人，有的端着香气四溢的豆浆，有的拎着一包白色水豆腐，或是一叠黄色的豆腐干。在雾气朦胧中，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石板，穿过狭窄幽深的巷道。循着豆香前行，眼前便豁然开朗。一长排木房子映入眼帘，那便是豆腐社的作坊。作坊里，大石磨、大灶、大锅、大铺台以及吊在半空、左右摇摆的大包袱，让人目不暇接。忙忙碌碌的师傅穿梭其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母亲来不及喝上一碗豆浆，便匆匆七弯八拐，穿过湿漉漉的街道赶回家里，背上背着沉甸甸的豆腐。

豆腐一到家，便被放置在有孔的筛子里，历经24小时，风干水分。此时，母亲取出舅舅送来的稻草杆，仔细铺在大纸箱里。随后，将紧实的豆腐切成约三厘米大小的方块，一层稻草杆，一层豆腐，码放得整整齐齐。承载着母亲年复一年“妹子妹”唠叨的纸箱，被稳稳地放置在柜子上。

纸箱是温室，稻草是温床，保温却又通风。豆腐们悄悄变化着，空气中似乎有了一丝丝的气味，一天比一天浓了些许。等我终于领会了母亲所说的“妹子妹”谜语的含义时，箱子里豆腐早就不是十多天前的那种白，它们已经被白色的毛毛团团裹住了，仿佛是穿了厚厚的毛衣。母亲早已调制好加入香料和盐的辣椒粉，她小心翼翼地将裹着白毛的豆腐块逐个在辣椒粉中翻滚，使其均匀地沾上一层鲜艳的红色，然后将它们层层堆码在干净的瓦罐里，密封静置。

密封静置的那三五天，似乎比发酵的半个月还要漫长。在满心期待中打开瓦罐，刹那间，那种臭中带着香，香中夹着臭的味道，让人忍不住口舌生津。母亲不慌不忙取出干净的筷子，轻轻夹出几块霉豆腐。要知道，这筷子可千万不能沾水，罐子也是要立马密封好，这样霉豆腐才能保存时间长些。

那泛着红光的霉豆腐，方方正正堆码在小碟子里，只需用筷子沾上一点点放入口中，瞬间，又香又臭、又辣又麻的滋味立刻让人胃口大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常常仅凭这一小碟霉豆腐，一家人便能吃下几碗饭，甚至碟子里残留的一点点小碎末，也要用米饭仔细地沾得干干净净，才肯罢休。霉豆腐，成了一家餐桌上的主菜。

冬日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母亲会烤上几个糍粑，糍粑渐渐变得鼓鼓囊囊，中间空空的，冒着白烟。母亲从白烟喷出的地方，塞进一块霉豆腐。带壳糍粑的软糯遇到霉豆腐的软糯，那是一种神奇的味道：甜、香、脆、酥、麻、辣。咬上一口，霉豆腐的汁水顺着糍粑的缝隙流出来，赶忙换个方向咬，汁水却又立马流到了另一边。霉豆腐仿佛在此时也变得格外调皮，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吃完后都忍不住吮吸一下手指头，全然不顾嘴唇被辣得通红、舌头仿佛被火灼烧一般。

当装霉豆腐的瓦罐快要见底时，母亲便会往里面倒些水，小心摇晃瓦罐，然后用这水煮菜。加了霉豆腐汁水，菜别有一番风味，与此同时，罐子也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可谓一举两得。每当罐子被洗净，母亲又会开启新一轮“妹子妹，跳上柜”的念叨，着手准备下一次制作霉豆腐。而我们，也在对霉豆腐的回味无穷中，从年幼走向而立，再迈向不惑，这份独特的美味，就这样深深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

时间：腊月  
地点：桑植县某乡村  
人物：梁县长 男 50岁 桑植县县长  
谷兴龙：男 40岁 村支书  
陈自选：男 48岁 农民工  
彭鲜花：女 45岁 陈自选妻子  
陈克能：男 70岁 陈自选父亲  
刘春香：女 72岁 陈自选母亲  
陈芳猛：男 12岁 陈自选儿子  
陈碧霞：女 10岁 陈自选女儿  
张传锋：男 45岁 农民工  
李前进：男 50岁 农民工  
卒春运：男 30岁 农民工  
参会人员若干人

### 一、回家过年

布景：一间矮小房屋内，摆放着一张沙发，陈自选伤感地坐在沙发上，一阵后，没精打采地走出来。

陈自选：我，名叫陈自选，来自湖南省桑植县一个乡村，十年前我随着打工热潮来到香港，仅五年就挣得一百多万元，几个伙伴骗我到美国投资办厂。进厂后，美国社会黑暗，封闭与外界人员来往，切断一切信件电讯，控制了人身自由，我们过上牛马般生活。

（突然身上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陈自选急忙打开手机一看：“在外打工的男女同志们，在这年关之际，你们有钱无钱，都回家过年。你们的父母大人、家中的爱人、幼小儿女都想念你们，都盼望你们回家看看。桑植县委、县政府领导们欢迎你们归来，回到桑植发展……”

陈自选唱：当年受骗去美国，美国社会最黑暗，钱财骗完遭毒打，华侨救命才回国。正在危难心不定，家乡县长传仁爱，就是身无半分文，邀请回家看一看。

白：我是听到县长讲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主意已定，麻起胆子回家过年。（下）

（彭鲜花从新建楼房中走出来）

彭鲜花唱：丈夫打工去十年，没回家来没寄钱，别人过年都回家，一家老小乐团圆。今年已经到年关，自选是否能回来，就是他无半分钱，盼他回家同团年。

白：自选呀！你回来就好，全家老少都盼你回，全家人过一次团圆年。

陈芳猛：妈妈，你快出来看，门前树上飞来一对喜鹊对着我家不断地叫，我家今天有喜事到来，爸爸能回家过年。

彭鲜花：你爸真能回家过年该多好。

陈碧霞：妈妈，哥哥说得对，爸爸今年一定回家过年。

陈克能：鲜花，小儿说的话最灵，我也有预感，我们梁县长不是说了“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号召在外打工的人都回家过团圆年，自选他收到梁县长讲话微信后，一定会回家过年的。

刘春香：鲜花，你爸说得对，梁县长的话像春雷一样振遍大江南北，我昨夜梦见我背着一背篓青白菜，这就是自选回家预兆。

彭鲜花：既然全家人都这么说，那我们就准备东西去迎接自选回家，我们过上热闹团圆年。

谷兴龙唱：我当支书几十年，过去靠山来吃饭。

振兴乡村政策好，路通电通生活甜。

政府领导出新招，荒山秃岭变茶园，一匹茶叶一张钱，户户银行有存款。

白：昨天全村村民都将自己出售的白茶钱领回来了，彭鲜花家的四十万元没来领，今天我给她家送去。（彭鲜花走出看见谷支书）

彭鲜花：谷支书你今天这么早到我家来，有什么事？

谷兴龙：昨天全村人都将自己的白茶钱领回去了，

李长贵是我表哥。每次回乡，我都要去看他。李长贵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包烟。算是投其所好，每次去看他，我会在市里的一家小超市，给他买上两条烟。

每次给烟，李长贵很开心。他经常在村里夸我，特别是在村主任陈大旺面前夸我，说我人好，每次来都给他带烟。

很显然，李长贵在陈大旺面前不光显摆我，更多时候，是显摆他自己，有人给他买烟抽。

有几次去李长贵家，我看见他抽的不是送给他的烟，而是他自己买的烟。就是他不告诉我，也知道，我送他的两条烟，也抽不了几天，应该早就抽没了。

看得出来，李长贵特别亲近我。只要我一到他家，他就会放下手中的活，横拉竖拽让我坐下。等我坐下后，他会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后，一边抽着烟，一边跟我说话。

李长贵说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村里好多人进城打工不种水稻了。他说村里的谁谁谁，十年前还好好地种着水稻。五年后，他再不种稻。他的一块块水田也就荒芜了。

我每来一次，李长贵都说一次，纯粹是旧事重提。我听后，心里仍一阵不好受。

还有一件事，就是谁谁谁自己栽种的一山树，自己砍下来卖钱。后来，林业局知道他砍树卖钱后，说他没有办理砍伐证，还罚了他的钱。李长贵说这事时，样子不好看，人家的委屈，像憋在他心里一样，跟着委屈。

我知道，李长贵平时最爱打听村里的事。在跟人聊天时，不光有聊天的内容，还一遍一遍地把这事说过来，又说过去。他打听到的事，都是我不知道的。

我听过一遍后，主动对李长贵说，对于这事，我听过一遍了。李长贵立马会意，再不下来说。

要不要帮忙？每次跟李长贵告别前，这是我问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要你帮忙。他的回答，特别干脆。

## 有钱无钱 回家过年

（戏剧）

□印存校

你没来。所以我是来给你和几户没来农户送钱的。

彭鲜花：你登门给农户送白茶钱，真是群众好书记。

谷兴龙：为人民服务，这是当村支书的职责，你在这张领钱表上签个名字（彭鲜花签字），这就是你家四十万元白茶钱，你自己清点一下，是否有那么多。

彭鲜花：好！（数了数钱），是四十万元。

谷兴龙：对了我就去另外几家送钱去。

彭鲜花：你在我家吃早饭后再走。

刘春香：谷书记，你在我家吃饭吧，菜饭我都办好了，摆上桌就吃。

谷兴龙：都年关了，早上都在家，把我送到群众手中，大家好办年货。（下）

陈克能：你这个好书记专门给群众把钱送到家，连饭都不吃一顿，你就是人民真正的贴心人。

彭鲜花：爸、妈，我家今年共收入四十万元，有了这些钱，我家办年货就不愁了。

合：好，太好了！

（陈自选上，彭鲜花看见后激动地流下眼泪）

彭鲜花：爸、妈，那边那个人好像是自选回来啦。

陈克能：在哪里？

刘春香：让我看看，好像是他。

彭鲜花：是自选。（大家走过来）

陈自选：鲜花，爸、妈！

刘春香：你是自选，儿，娘没看错吧！

陈自选：妈，我是自选。

彭鲜花：芳猛、碧霞，快过来叫爸爸！

陈芳猛：是自选。（大家走过来）

陈自选：我的好儿子！（大家都激动流泪，陈自选连忙抱起一双儿女亲吻个不停）

彭鲜花：好，进屋去我们坐着说吧！

众：好，坐着说吧（全家人坐着）自选，你先说。

陈自选：好，那就听我说吧！

陈自选唱：出外打工已十年，开始挣了百万元。

朋友骗我到美国，美国社会最黑暗。

钱被骗完遭毒打，华侨救我把家还。

回看桑植变化大，鞭炮烟花震云天。

到处挂的红灯笼，家家老少共团圆。

彭鲜花唱：叫声丈夫听妻言，桑植领导好计策。

引进外资搞建设，开发荒山变茶园。

自从你外出打工，妻子时刻挂念你。

白天想你上工地，夜间想你泪涟涟。

白：你回来就好，全家都盼望你回家过一次团圆年。

陈自选唱：今日听妻一席话，打工都将家牵挂。

虽然别地美女多，不如家中妻子贤。

陈克能唱：自从我儿你出外，儿的身像父脑玄。

爹做重活想儿帮，春节想儿共团圆。

陈自选唱：儿去千里思念爹，思爹夏热冬受寒。

家中重活要爹扛，爹的恩情大如天。

白：爹，儿从美国受害回来，身上无有一分钱，我是听到梁县长讲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后，我才回来的。

陈克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梁县长是我们群众的贴心人，是焦裕禄式的好领导干部。

刘春香唱：为了家富儿打工，儿在外苦娘思念。

念儿劳累身拖垮，怕儿遇坏受刑犯。

逢年过节盼儿回，桌盛佳菜想儿餐。

儿今无钱能回家，全家喜欢乐心甜。

陈自选唱：娘，儿打工外十年，时刻都把娘牵挂。

想娘脸露洋洋溢，想娘怀抱最温暖。

想娘菜饭最好吃，想娘给儿缝衣穿。

世上只有亲娘好，娘是太阳暖人间。

陈芳猛唱：人间儿女能成才，慈母严父恩如天。

我父打工今回家，儿子嬉笑把父牵。

陈自选唱：父出外时儿两岁，现已长大学业成，墙贴奖状几十张，能成祖国接班人。

陈碧霞唱：今日初见我父亲，才知我父是能人。

全家老少共团圆，望父今后不分离。

陈自选唱：父出女儿没出生，今见女儿人聪明，能歌善舞成绩优，将来必是栋梁人。

## 不要你帮忙

（小小说）

□伍中正

我心里琢磨，这些年，他真没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我觉得，每次问这话，显得多余。

我知道，李长贵一直很硬气，事事不求人。当年，他要是不那么硬气，能主动低下头来，求媒人在未婚妻面前说点好话，也不至于落个中年无妻的结局。

李长贵就这种驴脾气。他的这种个性弄得他的生活大不如前。我替他后悔过。可他一直不当回事。今年冬天，李长贵出事了。

李长贵出事的消息是陈大旺告诉我的。陈大旺经常当着他的面骂他，骂他懒鬼，骂他烟鬼，还骂他糊涂鬼。当然，对于陈大旺的骂，他从不还口。

陈大旺打电话给我。他语速有点快地说，这回，李长贵在田里烧那些不干不湿的水稻秸秆，被镇里巡查的人发现了。巡查组有人打了派出所的电话，算是报案了。很快，派出所的警车一路鸣着警笛来了。车一停稳，车上下来了三个警察。有个大个子警察非常严肃地对李长贵说，去派出所！李长贵既没有吓傻眼也没有犯浑，他很顺